

學然後知不足

吳重禮*



小小的轉折或者改變，可能對於人生帶來長遠的影響。如同大家所熟知的，學術研究工作需要有點傻勁、具備耐得住寂寞的特質，以期望每項研究步驟（舉凡議題選定、理論架構、研究方法，以及論述脈絡等）能夠達到「嚴謹」的標準。我在年輕的時候，幾乎不具備這些學術特質：做事大而化之，自認不拘小節；凡事求快，還自以為瀟灑、講求效率。這種情形直到 1994 年秋季有了轉變。

當時，我在美國唸書經過三年，已取得碩士學位，也順利進入到博士課程第二年；和所有研究生一般，上課、閱讀、討論、撰寫學期報告，是日常生活的重心。儘管如此，鬆散、貪快、不求甚解的讀書和處事態度依然故我，所幸修習課程也多能順利應付。在 1994 年秋季，聽從 Charles D. Hadley 教授的建議，我選修了 Richard L. Engstrom 教授的 Seminar in African American Politics，不料竟然踢到鐵板。

雖然曾經聽聞 Engstrom 以嚴格著稱，不過因為閒暇時，他是個性情溫和、容易相處的紳士，所以我仍然抱持既有的學習態度，輕鬆面對。迥異於其他教授鉅細靡遺地課程討論，我得以避開艱澀問題而選擇簡易主題，Engstrom 則提綱挈領地挑選閱讀文獻中最核心、關鍵的議題，並且指定同學回答。除了課程討論之外，必須繳交六篇學期報告，隔週完成一篇。歷經幾週課程，我經常被他問得答不出來；課程結束之後發還報告，更是令我困難堪，因為成績多是介於 C 與 B 之間。至此，我深知已不可能僥倖過關。

到了第八週，課程研討主題是“Race and the Legislative Process, Part II”，

*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員、國立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合聘教授、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合聘教授，E-mail: polclw@gate.sinica.edu.tw。



我痛下決心，嚴格要求自己，精讀該週所有指定教材。至於報告撰寫更是卯足全力、日以繼夜，論述主軸務求清晰明確。句子與句子、段落與段落，是字斟句酌，確認邏輯連貫；而基本格式、注釋體例、參考書目、標點符號等寫作細節，更是再三審慎檢視。遞出報告之後，儘管體力有些虛脫，但卻有無比舒暢的滿足感，因為我首次體會到「用心」去完成一件事情的感覺。隔日晚間上課，奇怪的是，Engstrom 始終未瞧我一眼，也不問我任何問題，這令我感覺有些忐忑不定。下課後，我最後一個從 Engstrom 手中拿到報告，他未發一語踏出教室。翻開學期報告，成績是 A，評語是“Much better, well thought out, and well presented”，我佇立在教室外面走廊，遙望星空，久久不能自己。十幾年來，我幾經搬遷，但是無論身在何處，這篇學期報告始終伴隨左右，儘管它的紙質逐漸泛黃，油墨略微褪色。

在美國求學的這段期間，是我最懷念的時光。單純的研究生日子，每天的作息不外乎就是大量閱讀、密集討論、撰寫報告，如此的訓練過程奠定了我在學術研究上的志向與基礎。Charles D. Hadley 和 Richard L. Engstrom 兩位教授在學術研究上的嚴謹態度，對我深具啓迪。他們總是再三叮嚀，在論文發展過程中，應該注意理論架構的引導催化，謹慎小心地檢證資料，並且避免欠缺邏輯的學術論述。

此次能夠獲得國科會九十八年度傑出研究獎，對我來說，是莫大的鼓勵和肯定。感謝我慈愛和藹的父親吳錫陽先生、關愛備至的母親吳李秀霞女士，以及家人長期的支持、包容與鼓勵，我將這個獎項獻給他們。

另外，自美返國後，很幸運地受到諸多學術先進的提攜和關照。先在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擔任兼任助理教授，在此期間，培養教學的基本技巧。之後，在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任教時期，學術前輩焚膏繼晷的做事精神和獎勵後學的無私態度，以及研究同仁的相互砥礪，促使我在教學和研究方面有所精進，在此表示誠摯謝意。數年前，轉至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服務，學術主管提供最為優渥的學術資源和研究環境，以及多位政治學界頂尖秀異的同儕所給予的心得交換、相互切磋，對於學術研究之路，助益甚多。另外，曾經共同從事研究工作的學術先進、同仁、同學們，我應該將這項殊榮與他們分享。

自知屬於驚鈍平庸之人，唯有勤勉才能補不足。學然後知不足，展望未來，期許自己這是邁入學術殿堂的起步，也期盼能夠在政治科學領域上貢獻些許棉薄之力。